

通玄真经注卷之七

<p> 道周象外谓之微，德隐冥中谓之明。是知非微无以究其宗，非明无以契其旨。微明之义，体用而然也。 老子曰；道可以弱，可以强，可以柔，可以刚，可以阴，可以阳，可以幽，可以明，可以苞裹天地，可以应待无方。此与《道原》篇意同也。知之浅，不知之深，知之外，不知之内，知之粗，不知之精，知之乃不知，不知乃知之，孰知知之为不知，不知之为知乎？夫道不可闻，闻而非也；道不可见，见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孰知形之不形者乎？故天下皆知善之为善也，斯不善矣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夫道绝形声，故非闻见能辩？德非藻饰，岂云善恶能明？故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其至矣也。 文子问曰：人可以微言乎？老子曰：何为不可。唯知言之谓乎？夫知言之谓者，不以言言也。微言谓至妙言。唯忘其言，可与言也。争鱼者濡，逐兽者趋，非乐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为去为，浅知之人，所争者末矣。夫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为无知，是以不吾知。道者，无名之妙；言者，至理之宗。达妙者无言，明宗者不竞。是言至而无言，为至而无为，而知自知尔。孰去吾知？ 文子问曰：为国亦有法乎？老子曰：今夫挽车者，前呼邪輶，火乎切。后亦应之，此挽车劝力之歌也。虽郑、卫、胡、楚之音，不若此之义也。治国有礼，不在文辩。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。夫所用者必有宜，须各当其要，犹挽车劝力，而不当奏以咸池之乐。治国宁民务崇朴素，又何烦藻丽之色也。 老子曰：道无正而可以为正，譬若山林而可以为材，材不及山林，山林不及云雨，云雨不及阴阳，阴阳不及和，和不及道。道者所谓无状之状、无物之象也无达其意，天地之间，可陶冶而变化也。大道无正出於道，犹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。自云雨已下，言不及道者，以其无状无象，故能包罗万有，总括群方。唯体道者知变化无穷。 老子曰：圣人立教施政，必察其终始，见其造恩。造恩，谓制立教也。故民知书则德衰，知数而仁衰，知券契而一信衰；知机械而实衰。斯数者，皆由失道而后兴。随时而立制，制之逾谨，违之逾切。是知实信衰而机械设，政教兴。而奸滥甚矣。瑟不鸣，而二

十五弦各以其声应；轴不运於己，而三十辐各以其力旋。弦有缓急，然后能成曲；车有劳佚，然后能致远。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，使有转者，乃无转也。瑟无声，声在於弦。轴不转，转在於轮。是无声而能有声，无转而能有转，故无声之声而曲节成，无转之转乃能致远。上下异道，易治即乱，位高而道大者从，事大而道小者凶。冠不可践於足，臣不可尊於君，上下乖乱，亡。无日矣。小德害义，小善害道，小辩害治，苛稍伤德。矜小惠而蔽大道，纵小忿而伤至德。大正不险，故民易导，至治优游，故下不贼。至忠复素，故民无伪匿。上有平正，下无险诋，上有清简，下无巧伪。 老子曰：相坐之法立，则百姓怨，减爵之令张，则功臣叛。狱讼相引，无辜方受其怨。爵位减默，有功者怀其叛。故察於刀笔之迹者，不知治乱之本；习於行阵之事者，不知庙战之权。治乱者，谓垂拱无为之堂，非督责之吏所知。庙战者，谓决胜之术在方寸之地，非一卒之能晓。圣人先福於重关之内，虑患於冥冥之外。重关之内，冥冥之外，谓无祸福之场。绝思虑之境，自非圣人，孰能玄鉴也？愚者惑於小利，而忘大害，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，得於此而忘於彼。小见忘大，得利忘害，速到之甚，非愚若何。故仁莫大於爱人，智莫大於知人，爱人即无怨刑，知人即无乱政。爱人犹己，则刑不滥。知人尽诚，即政无乱。 老子曰：江河之大，溢不过三日，飘风暴雨日中不出须臾止。言人由暴，不久而亡，由飘风横厉，不日而止也。德无所积而不忧者，亡其及也。夫忧者所以昌也，喜者所以亡也，故善者以弱为强，转祸为福。道冲而用之，又不满也。愚者执迷而不只，以忧为喜，则速亡。为福者必昌。 老子曰：清静恬和，人之性也。仪表规矩，事之制也。知人之性，则自养不悖，知事之制，则其举措不乱。恬和者，率性之本也。规矩者，制欲之过也。牵於欲利，虽静而常悖。明其法度，虽动而不乱也。发一号，散无竞，总一管，谓之心。见本而知末，执一而应万，谓之术。发号谓使心不竞，使心不竞即混。百节归根，应万物冥一，谓之术也。居知所以，行知所之，事知所乘，动知所止，谓之道。至人者行藏，有谓言凶县料。若其不然，何以为道也。使人高贤称举己者，心之力也；使人卑下诽谤己者，心之过也。言出於口，不可禁#2於

人，行发於近，不可禁於远。善恶由已，谤誉因人。众口所称，莫之能禁。一行有亏，无远不至。事者难成易败，名者难立易废，凡人皆轻小害，易微事，以至於大患。夫祸之至也，人自生之，福之来也，人自成之，祸与福同门，利与害同邻，自非至精，莫之能分，是故智虑者祸福之门户也，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，不可不慎察也。夫至人所为必谋，始克料於终。且名利之所起即祸福之生门。故杜名利之原，闭祸福之门，即智虑自息，动静无变也。 老子曰：人皆知治乱之机，而莫知全生之具，故圣人论世而为之事，权事而为之谋。圣人能阴能阳，能柔能刚，能弱能强，随时动谏，因资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，事一而察其变，化则为之象，运则为之应，是以终身行之无所困。人皆能机於治乱之道，而不能全身於治乱之间，故圣人论世权事，应变无穷，相时而为，终身不辱。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，或可行而不可言者，或易为而难成者，或难成而易败者。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，取舍也；可言而不可行者，诈伪也；易为而难成者，事也；难成而易败者，名也。此四者，圣人之所留心也，明者之所独见也。审行藏之势，察成败之由，其唯圣明方能独见也。 老子曰：道者敬小微，动不失时^{#3}，百射重戒，祸乃不滋。计福勿及，虑祸过之。同日被霜，蔽者不伤，愚者有备，与智者同功。贤者无虑为愚，愚者有备为贤。夫积爱成福，积憎成祸，人皆知救患，莫知使患无生，夫使患无生易，施於救患难。今人不务使患无生，而务施救於患，虽神人不能为谋。患祸之所由来，万万无方。圣人深居以避患，静默以待时；小人不知祸福之门，动而陷於刑，虽曲为之备，不足以全身。故上士先避患而后就利，先远辱而后求名。故圣人常从事於无形之外，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内，是以祸患无由至，非誉不能尘垢。夫陷於利害由爱憎。爱憎不生，毁誉安在？君子见未形则易治，小人曲备，而终祸。救於已形，成则难脱。 老子曰：凡人之道心欲小，志欲大，智欲圆，行欲方，能欲多，事欲少。所谓心小者，虑患未生，戒祸慎微，不敢纵其欲也。志欲大者，兼包万国，一齐殊俗，是非辐辏，中为之穀也。智圆者，终始无端，方音旁。流四远，渊泉而不竭也。行方者，立直而不挠，素白而不污，穷不易操，达不肆志也。能多者，文武备具，

动静中仪，举错废置，曲得其宜也。事少者，秉要以偶众，执约以治广，处静以持躁也。故心小者禁於微也，志大者无不怀也，智圆者无不知也，行方者有不为也，能多者无不治也，事少者约所持也。凡此数者，非大至圣高真，莫能兼也矣。故圣人之於善也，无小而不行，其於过也，无微而不改，行不用巫覡，而鬼神不敢先，可谓至贵矣。然而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，是以无为而一之成也。外不负物，内不慚心。何须巫覡？宁惧鬼神？由怀兢栗然可保终也。愚人之智，固已少矣，而所为之事又多，故动必穷，故以政教化，其势易而必成；以化，其势难而必败。舍其易而必成，从事於难而必败，愚惑之所致。不量得失，坐致危亡。事繁难致，虽劳将败。物简易从，易从必成，而不为者，愚之至也。

老子曰：福之起也绵绵，祸之生也纷纷，祸福之数，微而不可见。圣人见其始终，故不可不察。福如鸿毛，圣人独见；祸若太山，愚者莫睹也。明主之赏罚，非以为己，以为国也。适於己而无功於国者，不施赏焉，逆於己而便於国者，不加罚焉。明主赏罚在於公正。益於国，便於人，则行。利於己，不利於人，则止也。故义载乎宜谓之君子，遗义之宜，谓之小人。君子小人，岂有定分？举措合宜，即为君子，动用乖分，即为小人。通智得而不劳，上士玄解。其次劳而不病，中人勉力不倦。其下病而亦劳。下士心服昏滞，精神迷到，故劳俞甚，病愈焉也。古之人，味而不舍也，今之人，舍而不味也。不舍，不居也。味道，味也。古人味道而不居，今人无道而自伐也。紂为象箸，箸以象牙为之。而箕子唏，唏其华侈也。鲁以偶人葬，偶人，刻木似人，为盟器之类也。而孔子叹。叹其非礼。见其所始，即知其所终。小人见象着，偶人，以为其生也荣，其死也盛。君子观之，其道也衰，其得也亡。老子曰：仁者，人之所慕也，义者，人之所高也。为人所慕，为人所高，或身死国亡者，不周於时也。故知仁义而不知世权者，不达於道也。徒高仁义之风，不识机权之变，无救败亡，岂为周达者也？五帝贵德，无为而治三王用义，诛暴宁民。五伯任力，任智力也。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，非其道也。故善否同，非誉在俗，趋行等，逆顺在时。言时代既异，治化不同，当五伯之时，行太古之道，犹胶柱调瑟，療渴饮鸩，实亦难

矣。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行，即有以经於世矣。经，治常也。知天而不知人，即无以与俗交，知人而不知天，即无以与道游。知天知人，知俗知时，可以治世，可以道游也。直志适情，即坚强贼之，以身役物，即阴阳食之。适我志即乖彼心，必为强坚者所忤。徇於物即劳其体，犹冰炭之相攻，阴阳之躁静也。得道之人，外化而内不化，外化所以知人也，内不化所以全身也，故内有一定之操，而外能屈伸，与物推移，万举而不陷，所贵乎道者，贵其龙变也。得道之人，其动也天，其静也地。动静失时，卷舒在我，故俗莫得而害，世莫得而羁。故尼父见老君，其犹龙乎。变化无方也。守一节，推一行，虽以成满，犹不易，拘於小好，而塞於大道。既滞一方，宁论大道？道者寂寞以虚无，非有为於物也，不以有为於己也。物我之间，居然已泯。寂寞之卿，自然而神。是故举事而顺道者，非道者之所为也，道之所施也。道本无为，今云顺道，即是有为。有为即事起，事起即患生。且道无常容，事无常顺，为是逆之，则是非纷然，祸患所作，故云非道者所为也。施者，设也。言外设程科，是道仪表，非其真实，不可执之。执者失之，为者败之。理可明也。天地之所覆载，日月之所照明，阴阳之所煦，雨露之所润，道德之所扶，皆同一和也。是故能戴大圆者履大方，谓人戴天履地。镜太清者视大明，谓睹日见月也。立太平者处大堂，谓在宇宙之间。能游於冥冥者，与日月同光，无形而生於有形，是故真人托期於灵台，而归居於物之初。反未生也。视於冥冥，听於无声，冥冥之中，独有晓焉，寂寞之中，独有照焉。言真人在天地之间，睹日月之光，游乎太平，则何往不适？居乎大堂，而无不容於冥冥之中，晓乎无声，而众声应寂寞之内，照乎无形而群形见，则与天地相保，日月同明，寄托灵台，含藏至精，谓之真人也。其用之乃不用，不用而后能用之也；其知之乃不知，不知而后能知之也。前已释。道者物之所道也，德者生之所扶也，仁者积恩之证也，义者比於心而合於众适者也。四者，所用以处世修身，不可失也。道灭而德兴，德衰而仁义生。故上世道而不德，中世守德而不怀，下世绳绳唯恐失仁义，故君子非义无以生，失义则失其所以生；小人非利无以活，失利则失其所以活。故君子惧失义，小人惧失利，观其所

惧，祸福异矣。道丧德亡，仁绝义薄。君子无义无以全其道，小人无利无以活其身。君子惧失义以为祸，小人欲利以为福也。 老子曰：事或欲利之，适足以害之，或欲害之，乃足以利之。夫病湿而强食之热#5，病渴而强饮之寒，此众人之所养也，而良医所以为病也。悦於目，悦於心，愚者之所利，有道者之所避。圣人者，先迎而后合，众人先合而后逢，故祸福之门，利害之反，不可不察也。夫病渴饮之以水，良医以为祸；贫者取财於不义，君子以为害。先迁而后合，愚者之所犯；先合而后迁，圣人之所恶。夫利害相反，祸福相倾，不可不察也。 老子曰：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，有罪有仁义者必见信。故仁义者，事之常顺也，天下之尊爵也。言虽功名已立而仁义不可舍之，舍之则罪累斯及顺之则爵禄可尊，虽谋得计，当虑息解图，国存，其事有离仁义者，其功必不遂也；言虽无中於策，其计无益於国；而心周於君，合於仁义者，身必存。故曰：百言百计常不当者，不若舍趋而审仁义也。为人臣，图国解难、骄王尊己、而功不成者，去仁义故也。或有良谋、不用，奇计不行，戴君尽力，虽不见察，终保仁义，不敢暂忘，而身亦无害也。 老子曰：教本乎君子，小人被其泽，利本乎小人，君子享其功。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，则通功易食而道达矣。德泽被乎下，禄利奉於上，则无官而自治，不令而自行，各安其所，道之达也。人多欲即伤义，多忧即害智，欲生义夺，爱积智昏。故治国乐所以存，守其道也。虐国乐所以亡。继其欲也。水下流而广大，君下臣而聪明，君不与臣争而治道通，故君根本也，臣枝叶也，根本不美而枝叶茂者，未之有也。圣人之治者，明四目，达四聪，屏邪慝，任贤能，则上垂拱无为自化，则下尽心而奉职。岂有交争之理？则根本日固，枝叶繁盛也。 老子曰：慈父之爱子者，非求其报，不可内解於心。圣主之养民，非为己用也，性不能已也，及恃其力，赖其功勋，而必穷有以为，则恩不接矣。父之爱子，君之牧民，岂求其所报？自然之分，天道也。或有君父，恃其功力，骄其臣子者，恩惠不接也。故用众人之所爱，则得众人之力，举众人之所喜，则得众人之心。故见其所始，则知其所终。兼爱天下，天下虽大，其为一家之人，不爱天下，则匹夫虽微，由万方一敞。以此而观，则终始可知

，存亡可察也。老子曰：人以义爱，党以群强，是故得之所施者博，即威之所行者远，义之所加者薄，则武之所制者小。此谓德泽无私，所附者众；弃义用武，即所存者寡也。老子曰：以不义而得之，又不布施，患及其身，不能为人，又无以自为，可谓愚人，无以异於梟爱其子也。取之不义，积而不散，则谓养自贻，育梟自祸也。故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，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然肩固筐筐，终为大盗之资，安得长有也？德之中有道，道之中有德，其化不可极。有道者必有德，有德者必有道。道德充备，与变化无极也。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万事尽然，不可胜明。福至祥存，祸至祥先，见祥而不为善，则福不来，见不祥而行善，则祸不至。利与害同门，祸与福同邻，非神圣莫之能分。故曰：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孰知其极。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言祸中有福，福中有祸。夫见福而为祥，则知福为祸始；见祸而遽为善，则知祸为福先。祸福之来，有如纠缠，自非至圣，莫知其极也。人之将疾也，必先甘鱼肉之味；国之将亡也，必先恶忠臣之语。人病者，甘其口，美其味，必死之征。国乱者，恶忠言，信谗佞，必亡兆也。故疾之将死者，不可为良医，国之将亡者，不可为忠谋。人将死者，医虽良而莫救。国将亡者，忠虽尽而难存。唯良医忠臣，审必死而不救，察可有而为谋也。修之身，然后可以治民，居家理治，然后可移官长。故曰：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余；修之国，其德乃丰。以身观彼，自家国，其要修真，在於全德。民之所以生活，衣与食也，事周於衣食则有功，不周於衣食则无功，事无功，德不长。衣食者庶民之命，庶民者君臣之本。衣食既周於身，君臣长於国也。故随时而不成，无更其刑，顺时而不成，无更其理，时将复起，是谓道纪。时有兴废，运有休否。不可以前时之繁政为今世之要理，言刑不可废，理不可易。能知於此，道之纪纲也。帝王富其民，孰其本也。霸王富其地，务其广也。危国富其吏，重敛则困。治国若不足，治乱也不足，将乱之微也。困仓虚。费用无度，仓廩日虚，君荒民罢，不亡何待？故曰上无事而民自富，上无为而民自化。安其居，乐其业。起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师旅之后，必有凶年。故兵者不祥之器也，非君子之宝也。兵革兴之於前，凶荒随之於后

，国费万金，民罢征役。故知凶器非圣之所宝。和大怨必有余怨，奈何其为不善也。夫和怨者，谓主不明。黜有功之臣，削有土之君，不忍一朝之忿，以为后之患。君赫怒於上，臣愤骄於下，奈何其为不善以积余怨也。古者亲近不以言，来远不以言使，近者悦，远者来。近悦远来者#6，在德不在言。与民同欲则和，与民同守则固，与民同念者知，得民力者富，得民誉者显。行有召寇，言有致祸，无先人言，后人已，附耳之语，附，传也。先言后之於耳也。流闻千里。言者祸也，舌者机也，出言不当，驷马不追。寇有所爱者利，祸有所起者言。然言者无足而走，元翼而飞，白珪之玷，驷马何追？言祸之疾也。昔者中黄子曰：天有五方，四方、中央。地有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也。声有五音，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也。物有五味，甘、苦、辛、酸、咸也。色有五章，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也。人有五位，五常也。故天地之间有二十五人也。二十五等人品，类各差也。上五有神人、真人、道人、至人、圣人，变化不测曰神，纯素不杂曰真，通达元碍曰道，心洞玄微曰至，智周万物曰圣。次五有德人、贤人、智人、善人、辩人，含畜曰德，仁爱曰贤，明慈曰智，柔和曰善，能知曰辩。中五有公人、忠人、信人、义人、礼人，无私曰公，奉君曰忠，不欺曰信，合宜曰义，恭柔曰礼也。次五有士人、工人、虞人、农人、商人，事上曰士，攻器曰工，掌山泽曰虞，治田曰农，通货曰商。下五有众人、奴人、愚人、肉人、小人，庶类曰众，伏役曰奴，昏昧曰愚，无慧曰肉，无识曰小人。上五之与下五，犹人之与牛马也。言贤愚有差，天地悬隔也。圣人者，以目视，以耳听，以口言，以足行。在世圣人，六情滞隔，犹有因假。真人者，不视而明，不听而聪，不行而从，不言而公。出世圣人，方寸已虚，触涂元隔。故圣人所以动天下者，真人未尝过焉；贤人所以矫世俗者，圣人未尝观焉。治世存真，各尽其分，故唐尧圣德以配天，仲武高抗以矫俗也。所谓道者，无前无后，无左无右，万物玄同，无是无非。迎之无前，随之无后，孰能於左？谁知其右？泯然玄同，强名为道。 #1 知：原作『之』，据瞿本改。 #2 禁：瞿本作『止』。 #3 时：瞿本作『祀』。 #4 病湿而强食之热：瞿本作『病湿而强食之』。 #5 盈：瞿本作

『备』。 #6 近悦远来：瞿本作『近讷近木』。</p><p></p><p>下载本文pdf文件</p>